



文字：吳昊昇
攝影：吳昊昇

深水埗 搜招牌記

「如果你去年來找我，就好了。」紅婆婆（化名）說。她在深水埗開的地舖外原本掛着一塊雲石招牌，這塊陪伴她16載的招牌今年新年前拆掉。當她風塵走了。「好幾次我一路走到店，一路哭着，好心痛。」除她以外，石硤尾街與黃竹街間的大南街一段，起碼十多個招牌拆卸了。全港數以千計絕文幾十年的招牌，因為政府2010年條例，一夜間變成廢墟。

白底紅字、縱橫交错的巨型招牌寫着無數本土小店的名字。讓人只看招牌亦能辨識出這是深水埗。2013年，電影《雙星伴月》在此取景，每個週末都有大排文青、本地、外地旅客及Instagrammer 來飽覽拍照。這些亂中有序的招牌見證過香港五十年代的黃金時代，抵擋過沙士及金融風暴，卻不敵屋宇署2010年開始實施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01

建築師及Instagrammer 麥懷進 (Kevin) 一向有在深水埗一帶拍照。今年一月，他的朋友帶外國朋友到深水埗遊覽，卻發現無數招牌消失了。Kevin 看其他Instagrammers 的照片，發現大南街最多招牌的一段路面目全非。

政策有變：舊招牌變非法建築物

過去8年，屋宇署發出超過10000個「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每年拆除、修葺1000多個「危險/棄置」招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於2010年實施。未經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或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規定而發說的招牌，均屬違例建築工程。屋宇署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採取執法行動。

由於大部分香港招牌均是2010年前發說，因此舊招牌只要不符合新制



02



03

- 01 Kevin於中環看到新舊招牌，屋宇署建築師亦自保留了幾隻字，希望重新遷址增加。
- 02 Kevin對舊招牌情有獨鍾。
- 03 油漆蓋不過地舖以前的凸字名稱。
- 04 不同區域也會見到的巨型位主「可嘆」。
- 05 Kevin將深水埗從前的照片整理好，給傳媒參考觀看。



04



05

度的程序及尺寸釐立，即屬複雜。在規定下，招牌不可伸出超過4.2米，離地不能少於3.5米，很多舊式招牌也未符合標準。

屋宇署指，香港現有的12萬個招牌，「相當部分相宜為違例招牌，而大部分違例招牌均沒有蓋在危險」。2011年，屋宇署動用1,800萬元，目標一年內清拆全港5000個棄置招牌。2013年，屋宇署定下目標每年清拆1600個危險或棄置招牌，以及清拆250個沒有即時危險的大型違例招牌。屋宇署在2016年預算發出約600個違例招牌清拆令，新拆/檢核900個違例招牌，以及新拆/修葺約1,500個危險/棄置招牌。

屋宇署新招牌，要由2008年的意外啟始。當年灣仔道一個長4米半、重200磅的食肆招牌墜下，一名女傭人身亡。此後，傳媒也大肆報道招牌的危險，甚至稱之為「都市炸彈」。2011年，屋宇署動用1,800萬元展開特別行動，年內清拆全港5000個棄置招牌，稱可新增170個職位，有傳媒更稱新招牌可「保就業」。

一個又一個招牌被拆下，有人開始擔心香港霓虹光牌不再。其中包括《紐約時報》記者、西九文化區管理人員及建築師。

遠遊博物館：保存霓虹光影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Google合作，設立虛擬博物館。在網站「NEONSIGNS.HK探索霓虹」上展現夜間霓虹燈街景圖，包括1970年代霓虹燈招牌與今日街景作對比。讓市民在網上重溫，西九製作團隊有見於霓虹招牌數目近年急劇下降，正陸續收集老店棄置招牌，研究日後在M+博物館內重現，當中包括為人熟悉的西環地標——森美餐廳外牆屹立30多

載的巨型牛牛霓虹招牌。

香港的霓虹夜景及招牌街景，曾為無數電影、漫畫等作品構建無可取代的尚懷背景。日本動畫《攻殼機動隊》的城市景觀以香港作為藍本，王家衛和攝影師杜可風合作的無數經典電影，處處可見香港街景。

建築師廖夢賢 (Vivien) 在Instagram (vdubi) 上有150,000萬個追蹤者，她拍攝香港的作品曾出現在英國《衛報》城市版的Instagram上。身為建築師，她現在常為一些大型新樓盤設計，自覺新建築是一式一樣，沒了地區特色。反而香港舊區異樣的街道，她的Instagram也充滿舊區、小街窄巷的照片。

她大約在2010年開始拍攝，第一次看到深水埗招牌時覺得它們很像填字遊戲，卻被它吸引。其後不時會再訪深水埗。今年年初她再次到訪，發現招牌都被拆了：「好慘，街道好像失去了一些東西，想不到會突然拆了。」她說：「街景應該整體地看，包括車、人、招牌是街景重要的一部分，招牌也是小型建築。」

招牌亦是她的攝影作品中的常見元素：「香港的招牌很密集，霓虹燈的效果比紐約和東京更壯觀。」她中學時期負笈加拿大，大學時看王家衛的作品《重慶森林》，才發現自己的故鄉有這樣美麗的街景。「這些招牌蘊含一種感情，很浪漫。好記得金城武在尖沙咀她的一幕，有點迷幻，猶如經歷其後。」常到訪不同地方的她直說：「香港的本地特色濃過紐約的很多，可惜港人的保育意識不強。」

霓虹招牌的消失受到廣泛關注，但其實消失的不只它們。深水埗作為香港少數保留1950、1960年代面貌的地區之一，仍然看到以前工業蓬勃

的痕跡，包括這些白底紅字、寫着小店名字的巨型招牌。他們訴說着的，是上一代人白手興家的故事。

白底紅字：見證蓬勃本土工業

紅婆婆今年70餘歲，身形嬌小，卻曾經撐起半邊天。「70而從心所欲，不論矩」，年齡不礙精神體力，說話仍中氣十足。她本應繼續她起家的五金事業，卻因為招牌一事，與家人爭執，讓她心灰意冷，決定退下來，讓子女繼承事業。

紅婆婆與丈夫婚後於九龍城的石屋由家庭式小生意開始做起，隨著香港工業發展，石屋一帶的寮屋區出現了不少山寨廠及工場。紅婆婆與丈夫專做五金零件。後來愈做愈大，由小家庭式工業，做到於1980年代在內地開工廠，全是靠「捱」出來：「一天做12個鐘，只賺兩元。」

寮屋區於2001年為配合九龍城市區發展而拆卸，石屋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2000年，紅婆婆年屆60，三個子女已長大成人，本可享受退休生活，但還是決定繼續做生意。「有生意做，人都開朗一點。」2000年她在深水埗大南街購入地舖，繼續老本行：「當時大南街很熱鬧，想搵一間地舖都難，以前家家都賣五金。」

地舖上一手留用了10年的雲石招牌，舊業主跟她說招牌跟店舖裝修用上近百萬。雲石底的招牌「高貴又漂亮」，紅婆婆看着甚是喜歡，保留下來，只換上她店的名字。從此，幾隻紅字天天映入她的眼簾，朝着招牌上班，背着招牌回家。

近年大南街愈來愈靜，現在內

地工資高成本上升，生意也遠不及從前，「想賺份人工都難。」2013年，《變形金剛4》在大南街拍攝，店舖只要在周日照常開舖，便能賺數千元拍攝費。此後，大南街愈來愈獲得本地人及外地旅客青睞，成為「打卡」勝地，近年由年輕人主持的皮藝店舖進駐大南街一帶，本已老化中的社區又開始添上生氣。

去年9月，紅婆婆收到清拆通知書，知道要拆招牌。她初時未有理會，鄰店亦如是，封殺令卻愈發逼近：「年尾他們又逼，逼了3次。寄了3封信來。」婆婆很怕，卻仍想保留招牌：「雲石造的，好美，又堅固，現在木（新招牌）造的招牌，又醜又不穩當。」她的偏執不被家人支持，紛紛勸她又嚇她：「又說要一天罰款二萬元，又說要告上法庭。我嚇到『鼻哥窿都冇肉』。」最後還是屈服。過年前，這條街家家戶戶都在拆招牌。招牌若非掛在高空中，也是垃圾了，一車一車地被運走。

「好幾次，我一路走回店，一路哭著，好心痛。」

除了掛在外牆的巨型招牌，舖面的招牌也因為比規例闊3吋，而要拆掉。「生意已經不好，還要花多數萬元，你說政府是不是不體察民情？」換掉雲石造的招牌後，換上木造新招牌。紅婆婆形容它「不美觀、不高貴」。而且，因為她的店不像鄰店一樣有屋簷，她擔心木造的招牌會抵不住風吹雨打。

有人說招牌危險才要拆，但她覺得政府是「無聊」，因為招牌並非不夠堅固，「如果『唔穩陣』，都怕會砸傷自己啦！」



「我們的空間就是霓虹空間，它是種光的空間，是個振奮人心的能量空間，是香港人移動的方式，是香港的能量，亦是街頭相遇的那份刺激。這是個霓虹世界，是個眼花繚亂、華麗鮮豔的世界。」
——《杜可風：霓虹光影》

「我們那一代人總是在做開荒牛。以前在香港開荒，1980年代政府趕走工業，又往大陸做開荒牛，做了廿年又叫你排污又什麼的，又再趕你走。」

紅婆婆每每看見新招牌，也感不开心。她很想不理政府規定，但又覺得不能跟政府對抗。送走舊招牌後，她也決定將生意交由子女，不再做老闆。

招牌：被忽視的文化遺產

3月13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Make Heritage Fun Day，眼見深水埗招牌盡失，Instagrammer 麥懷淮 (Kevin) (Instagram: kingymak) 與舉辦城市文化保育有關導賞團的機構 iDiscovery City Walks 舉辦了深水埗招牌遊，與參加者一起走訪深水埗各區，欣賞剩下的招牌及探討招牌拆卸的原因。活動當天下了微雨，有上百人參與，當中多數是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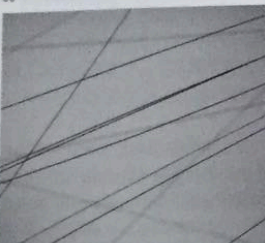
他們紛紛在僅餘仍有招牌的街道上拍照，其後在 Instagram 標誌 (hashtag) #loveSSPsignage。

iDiscovery City Walks 的項目經理鄧婉雯 (Tiffany) 認為，整條街的景象是香港的非物質遺產，拆掉之後也象徵本土文化的消失。

身為建築師的 Kevin 也認為，很多香港人未察覺招牌的價值：「一棟樓的話，政府或民間都有很多聲音，但這一類（招牌）未必人人都覺得是文化遺產，所以少人為此事發聲。很多新招牌也是用電腦印出來，舊招牌卻是人手塗上去的，手寫。寫這些字的人都是很厲害的書法家，而深水埗的



06



07



08

06 不少人害怕舊招牌日久生鏽會容易掉下。

07 縱橫交錯的纏線讓招牌能定型，懸掛高空。

08 開始脫落的紅字見證年月過去。

09 白底紅字的小店招牌海將成過去。

10 香港的街景因為招牌別具層次感，成為不少電影及動漫的寵兒。

招牌多數是1950、1960年代開始豎立。」

2015年4月，Kevin在中環看到有人拆招牌：「當時不知道為什麼要拆，但看到他們鋸開一半，於是我問師傅可否收下那幾隻字，拆的時候發現另一邊也有人在拆，傾談之下發現原來他也是建築師，也很喜歡這些招牌，所以，我們各自保留了招牌前後一面的字，自此開始對招牌愈來愈有興趣。」

「可能是讀設計專業的關係，會看到好的設計背後的歷史、文化、時代背景和周遭環境的關係。即使字只是招牌的一部分，但字上每口以前鑲嵌住霓虹光管的螺絲孔、掉落的油漆、鐵生鏽的程度、字體筆畫的俐落，其實都見證著以往香港傳統手工匠做招牌時代的歷史故事。新造的電腦印製字體加LED燈招牌，就像電腦印一張畫出來，同一幅油畫真跡的秀氣簡直差天共地。」

對他來說，招牌別具文化價值：「我祖母以前不懂寫字，沒讀書也沒人教她，她就靠聽電台和看招牌學識寫字。發覺原來街道可以教到人很多，不只是認字這樣實用的事，看得多以前美麗的書法字體也教我們認識中國字及當時的文化氣氛，默默地影響我們。」

他知道有些招牌的確是危險，但很多都可以維修。他也慢慢發現最影響大眾的招牌未必是那些打風突然掉下來的一個招牌，而是違規，超大型，在民居太光的招牌。「最近看到蘭桂坊突然多了個巨型廣告，橫跨整條街。因為違規，一兩個月便要拆，但對他們來說，掛一兩個月廣告效益已達到。相反，深水埗這些，又沒有

燈，也不算很大，也很通風，不會大影響民居。」

大南街的招牌看似紛沓，其實亂中有序，互相協調：「那個年代，大家是街坊街里，可能隔壁放了橫的，你就放個豎的，就不會互相擋着，也體現到鄰里的感覺，現在的廣告就專登擋着，完全是商業決定。」Kevin也認為，本土小店的大型招牌，愈見愈少：「現在的大招牌，都是大公司出資做。」

Kevin說，古老建築可能是外國城市的吸引之處，但香港街道之美卻可能另有玄機。「香港很多東西都遊走在灰色地帶，像這些路檔，在馬路上，但慢慢又變合法，在外國難見，有都很整齊。這些灰色地帶代表很多人自主地摸索到一套屬於自己的生存方法。令城市景觀更多元。」

保留招牌：建議政府資助維修費

為什麼招牌持有人不保留招牌？記者在大南街一帶問過不少店主店員，大部分人覺得要保留招牌的代價太高，因為要找工程師或承辦商核准，又要五年檢查一次，且因為對他們來說，招牌「已沒有什麼用」，便決定拆掉招牌。

上一代人以實用角度看待招牌，年輕一代卻對這些尋常風景着迷：「現在年輕人開店也喜歡用舊字體及霓虹燈作招牌，像 Wontonmeen 及「談風：vs：再說」，外國人在香港開酒吧也一樣。我發覺這一代人都很喜歡以前看過的這些香港舊貌，反而我父母一代沒太多感覺。」型格 Kevin 說。

住在旺角、常經過深水埗的劉太認為，招牌看慣了，但危險就應該

拆，如果維修好能保留就兩全其美。

Kevin 希望，既然政府付錢資助維修大廈，如果政府對招牌有類似計劃，支持維修舊而有文化價值的招牌，花費不是很大，卻會對這重要文化遺產有莫大裨益。他知道只說文化很難推動政府改變，但實用上，他認為香港的招牌對外國遊客吸引力很大，只看旅遊業的益處也值得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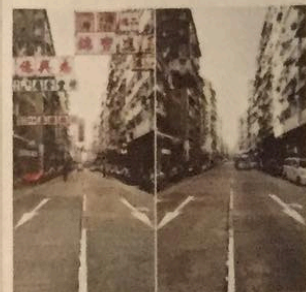
加拿大本拿比 (Burnaby) 市政府，多次買起舊式巨型霓虹招牌並支付維修費，並認可招牌作為文物、城市景色及體現霓虹燈藝術及創意的地位，並為構建城市的獨特個性及品牌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網站如此寫著：「深水埗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迄今仍大抵維持1960年代的原始面貌。乍看之下，也許難以領會那歷盡滄桑的老舊街區，究竟有何迷人之處。然而這個滿是歲月痕跡的社區其實魅力無窮，隨處都能讓人一窺老香港的影子。」

他們應該未察覺，「1960年代的原始面貌」、「滿是歲月痕跡」、「老香港的影子」所形容的都已經面目全非。他們應該不知道，政府正一步步拆卸這座城市燦爛獨特的風景。

流行曲雖教我們「忘掉種過的花」，但「放下手裡那鎖匙」未必是

真理。大南街的招牌現已藏身堆填區中，在其他舊式招牌被送往垃圾房前，我們能否按下「停」鍵呢？



09



10